

琉璃火葬场与川大「红马甲」

传闻

事件八 琉璃火葬场与川大「红马甲」传闻

事发地：琉璃火葬场、四川大学望江校区

当事人：送奶工、川大学生

说到火葬场，不妨顺带讲讲成都的丧事习俗。

成都人把办丧事叫做「打丧火」。

解放前，成都人「打丧火」比较繁琐，穷人家一般是找块门板当床，将死尸放上去，盖上一床白布单，请来亲朋好友，守灵三天。出殡那天，先摔碎死者生前熬药的药罐，再将死尸装进薄皮棺材，拉到乡下去埋。到了乡下，请阴阳先生，选个风水宝地，选好了才下葬。有些人家生活拮据，也就省了这道工序。

富贵人家动静就大了。人死后，在家停尸三天，先请端公，后请僧人，办堂会、唱大戏，做法事。出殡之日，更是喧闹非凡，长长的送葬队伍穿街而过，丧礼执事（主持人）走在最前，身后跟着十余名僧人，身披袈裟，捧香而行，口中念念有词；僧人后面，跟着戏班，吹唢呐打锣鼓；戏班后面，跟着四

个人扮的鸡脚神，造型恐怖，形同黑白无常；四个鸡脚神后，跟着土地公婆，也是人扮的，土地公身穿麻布衣袍，极尽穷酸之态；土地婆淡扫蛾眉，装束如村妇。土地公婆后面，多人抬着灵柩而至，灵柩两旁，有童男童女二人，身穿大领衣衫，一红一白，煞是刺眼。这等出殡场面，很是震撼，因而曾有人评论：蜀地送葬，本是哀场，却像戏场。

解放后，土葬改成火葬，丧事也从了简。人一死，就送去新生路的殡仪馆。停几天，然后送到琉璃火葬场去火化。

现在，琉璃火葬场已被北郊火葬场取代。原地处城郊结合部的琉璃场一带，已建起一座接一座的楼盘，成了大型住宅区，虽然还是有些冷清，但已经比过去热闹多了。

十年前，琉璃场周围住户很少，只能看见一片荒芜田野，和一根粗大的冒着黑烟的烟囱。

周边倒是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农户，养猪养牛种菜。

有个别农户，还要送牛奶到城区里去卖。他们半夜三更起来，骑着 28 的永久牌加重自行车，搭着牛奶筒，叮叮咣咣地穿过火葬场。

他们要在凌晨 5 点过，天蒙蒙亮的时候，进到城里，挨家挨户地吆喝：打牛奶——

想想就有点吓人，半夜 2、3 点钟，一个人骑个自行车，在弯弯曲扭地土路上走，路上又没有一盏灯，路两边都是树木，还

要经过阴气沉沉的火葬场。所以，送牛奶的一般都是中年壮汉，偶尔也有一、两个膀阔腰圆的中年妇女。

有一家农户，就专门干进城卖牛奶的差事。

开始，这家农户是一个中年男人每天送牛奶。可没过多久，这个男人送牛奶的路上摔了一跤，左腿外踝骨折，别说骑车，走路都不行了，送牛奶的差事只好交给他的堂弟。

他的堂弟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。

血气方刚的小伙子，胆子都挺大，说自己从来不相信什么鬼怪，管他什么火葬场，老子不怕。

为了走夜路方便，这小伙子还在自行车笼头上用铁丝绑了个大号的手电筒，一路照亮。

就这样，他送了三个月牛奶，一直很安全，没有碰上任何诡异的事。

可是，有一天半夜，他遇到一桩怪事。

那天凌晨两点半的样子，小伙子像往常一样送牛奶去城里，他骑车经过火葬场，前面是一段最偏僻的路，周围是一遍黑乎乎的农田，没有一户人家。

小伙子把手电筒打开，照着前面十几米的路，骑得并不快。他在那段路上，骑了一半，他看见前面好像走着一个人。

电筒光不是很亮，小伙子开始看的不仔细，再骑近一点，人影就看得比较清楚。是个女的，穿个红色衣服，还看见穿的是高跟鞋，发出橐橐的声音。

小伙子就有点好奇，这么晚了，一个女的怎么会独自走在城郊野外？

这么一想，他不由得加快蹬车，想上前看个究竟。

可是，他加快了速度，却总也追不上。

那女人看起来走得也不快，却总是在他前方十几米远的地方，就在电筒光要照到又照不到的地方。

追了几分钟，他猛然醒悟过来，觉得不对头。于是，他赶紧停下车，愣了一会，把车调了头，往回骑。

在返回的路上，小伙子越骑越怕，蹬得飞快。

这时，他觉得背心凉飕飕的，有些发麻，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。这一望，就真把他吓破了胆，他隐约看见，那个女的竟然跟在他后面，而且还是背着身子。

这一下，他连头发都看清楚了。由于没有电筒灯光，这说明，那女人离他已经很近了。

这个倒着走路的女人，头发很长，一直垂到腰。

小伙子有些喘不过气，只顾拼命蹬车，骑过火葬场，又回头去看，那女人消失了。

从这天以后，小伙子打死也不去城里送牛奶了。

过了几个月，他的堂兄伤好了，又干起了送牛奶的营生。他不仅往城里送，还往火葬场宿舍区送，送了大半年，也没出什么稀奇的事，直到冬天到来。

当时是十一月底的样子，天气已经很冷了，经过殡仪馆的路上，起了夜雾，雾从地下冒起，在地上慢慢移动，真的像恐怖电影中的场景。

中年男人骑着车，进了火葬场的宿舍区，雾气仍然很浓重，四周是一片死沉沉的安静。

可是，没有雾气的地方，就吹着狂风，把地上的废纸和枯叶子吹起来，吹得很高。

中年男人在一幢楼下刹住车，就在这时，不知从哪里掉下来一张床单，床单很宽大，把他严严实实的裹住，他伸手去扯，扯了很久都扯不开。

天亮以后，火葬场的工作人员和家属，看见楼下一个被床单裹住的中年男人，他躺在地上，双眼睁得很大，脸色煞白，四肢冰凉——他已经窒息身亡了。

难道这个男人在扯床单时，自己把自己给捂死了？这肯定说不通。但是，没有人知道，他是怎么死的。后来，派出所给的说法是：自杀。

发生了这件事后，琉璃场附近的农户就很少往城里送牛奶了。

与琉璃火葬场的传闻相比，四川大学的「红马甲」传闻就流传更广了，几乎尽人皆知。

事情发生在四川大学本部，现在叫望江校区，紧邻望江公园，位于现在成都的一环路上，分设东西南北四个门，交通便利，地理位置也很优越。

由于有四个门，川大望江校区也就分了东、西、南、北四个区。在东区的各个教学楼附近都有公共厕所，但很奇怪的是，唯独第四教学楼没有厕所。

川大的教师和学生，习惯把这幢教学楼称作：东四教。

东四教是四层的仿古建筑，在楼梯的尽处有个阁楼；楼的前面是一片树林，学生们称之为「野猪林」，也叫「快活林」。因为每到晚上，这个地方便聚集了一对对学生情侣。

我曾经去过那片树林几次，确实十分隐秘，是个卿卿我我的好地方。抬起头，就能看见东四教。

最早，东四教是有厕所的，就在 4 楼上。

一天晚上，大约接近 10 点钟的样子，一些学生在三楼自习，其中一个女生，结束了一个晚上的学习。她收拾好东西，想顺便去 4 楼上个厕所。

可就在时，楼道里的灯灭了，整个 4 楼一片漆黑。但凭着记忆和习惯，那女生还是可以找到厕所的方位。

她一步步向厕所方向走去，就在快要走到厕所时，她忽然听到后面有个声音在问：「同学，请问你要不要红马甲？」

说起来，这位女学生也够剽悍的，当时居然没有害怕，只是头也不回的说了声：「谢谢，不要。」

说完，她就去了厕所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

隔了 5 分钟左右，又有一个女生来上厕所，当她走到厕所附近时，又是刚才那个声音，在背后问：「同学，请问你要不要红马甲？」

这位女生说：「有病啊，这个时候卖什么红马甲。」

她一边说，一边回头去看，虽然一片漆黑，但是有没有人影还是可以看见的，只可惜，她的身后空空荡荡……

这位女生尖叫了一声，往楼下跑去。很快，川大的几个保安拿着手电跑上来，当他们走到厕所门口时，又传来那个声音：「请问，你要不要红马甲？」

两个保安很胆大，随口说：「要！」说着，转身过来用手电照，但是，什么都没有，再照，却发现木地板上流着汨汨的水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血。

这事很快就传开了。这之后，关于这个故事的结局，我听到不同的两个版本。一个版本是说，第二天，那两个保安和那个说「要」的女生都暴毙身亡，而且都死得很惨：他们身上的皮肤

被有规则的扒掉，血淋淋的，没有皮肤而裸露的地方真的很像是红色的马甲。

另一个版本说的是，后来什么事也没发生，只是在第二天，有人真的在东四教的楼道里发现了一个红马甲。第三天，有人宣称，在东四教上晚自习时，隐约听到一个女生凄美的声音：「谁拿了我的红马甲……」

有人会说，这个恐怖故事，也许是学生之间故意搞的恶作剧。可是，真实的情况是，就在「红马甲事件」传出后的一星期，学校就把东四教 4 楼给封了，现在还可以看到，东四教有一条通往 4 楼的楼道，但是楼道的尽头已经被砖石封堵了。

魏老头也知道琉璃场和川大的传闻。他说，传闻毕竟是传闻。没有亲身经历，也没见到当事人，谁也说不清是真是假。就像我办过的一些奇案，很多疑点永远也解不开。

听他这么一说，我又想问问那桩让他告别刑警生涯的案子。尽管毛所长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别跟魏老头提起，可好奇害死猫，我总觉得，那是一桩极其特别和曲折的案子，否则怎么会给一个刑警造成心理阴影，旁人连提都不能提。

老魏不愧是刑警出身，一眼就看出我有话不敢问，于是直截了当地说：「你是不是想打听，我以前办的一些案子？」

我反倒有点儿不好意思了，嘿嘿干笑。

「给你讲一个吧。」老魏出我意料地爽快道，「不过，不该写的，你可别乱写，要有分寸。」

「您老放心。」我诚恳地点头，「电台节目审核也很严，不妥当的不让播。」

老魏沏了壶茶，然后坐下来开讲。我记得，那天窗外阳光明媚，而魏老头给我讲的案子，却异常血腥诡异。不过，这件案子和他离开刑警队无关。那是发生在衣冠庙小区的一桩人命案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